

对外政策与历史教益 研判和透视

Duiwai Zhengce Yu Lishi Jiaoyi
Yanpan He Toushi

时殷弘◎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对外政策与历史教益： 研判和透视

时殷弘◎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政策与历史教益：研判和透视 / 时殷弘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012-4770-7

I. ①对… II. ①时… III. ①对外政策—中国—文集
IV. ①D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971号

策划编辑 贾丽红
责任编辑 贾丽红
责任出版 赵 玥

书 名

对外政策与历史教益：研判和透视

Duiwai Zhengce Yeshi Jiaoyi: Yanpan He Toushi

作 者

时殷弘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16½印张

字 数

251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770-7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地平线上的多极世界”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部著作是我近几年对对外政策的部分思考和心得，其中多数曾以文章的形式见诸于世。它们被编为下列四部分：中国对外政策的现今和未来；中国对外政策的晚近和教益；中国史上的政治 / 战略传统与其当代蕴意；世界史上的政治 / 战略教益及其他问题。如此的编法既反映了我的几方面的研究和思考领域所在，也折射出我一向身体力行和有时明确提倡的一种思想方式，那可以说是以现今、历史、哲理和战略互相结合和互相渗透为主要特征。

作为前言，我想经我全文翻译，借用英文《中国日报》记者安德鲁·莫迪（Andrew Moody）写我的一篇“个人特写”。该文系莫迪先生在2012年初采访我之后撰成，发表在《中国日报·欧洲周刊》（*China Daily, European Weekly*）2012年5月4日至10日一期上。

地平线上的多极世界

时殷弘，中国第一流的对外政策专家之一，相信我们可能正进入一个时代，在其中世界由三四个强国而非仅由美国支配。这位60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确信，美国霸权衰亡的预兆已经浮现。

“我认为，如果美国照旧借那么多钱，同时又照旧那么广泛地在这个世界上干预，那么它将面临一种典型的帝国厄运，并且达到一个临界点。万事皆有尽时。”

在中国最名牌大学之一的北京校园内他的办公室里，时殷弘抽烟讲话，

烟雾缭绕。“抽烟不幸地是一种在社会意义上不对头的消遣。”他笑着说。

这位对外政策研究权威——亦为中国国务院参事——是12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两年前出版的《全球性挑战与中国》。他还是一名有声望有魅力的演讲者，在欧洲和美国广受邀请，去年海外旅行达20余次。与某些评论家不同，他不相信将仅有中国承继美国的全球性支配，而是将有若干国家如此，华盛顿则仍将是这集合的一部分。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美国权势衰落的一个象征，不一定是权势在转向中国。中国有它自己的问题和困难。新时代可能并非只有一个大强国，而是有两个、三个或四个。”

他说，欧洲指望中国这样的新兴强国而非美国去帮助解决它当前的债务危机，这可能证明是个历史转折点。“我认为，50年内，历史学家们将发觉这是美国衰落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因为，过去一百年里——1914年往后——每当欧洲人陷于金融大困难，他们就转向美国，然而现在美国似乎不相干。”

时殷弘出自中产阶级背景，他的父亲是个有一万名雇员的火车头工厂的总工程师，母亲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有如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他在“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期间被送往农村，作为一名农民劳作。他干体力农活，继而在一家公社企业的生产线上制作工具。

“很苦。你发现了一个世界，大不同于教科书上的世界。你与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农民一起劳作，就人生而言学到很多。”

他的个人经历使他对革命大师毛泽东主席有复杂的情感，他认为毛泽东在其著作、特别是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里达到了一种根本真理。

“我认为毛泽东是我们现代最伟大的中国哲学家。他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你的实践，是你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和中国的特定地方做着的事情。此乃真知。

“毛泽东仍是我的英雄，虽然是个复杂的英雄。当你看毛泽东的时候，我们感到他有某种我们都应当有但我们没有的东西。”

这一切对当前的对外政策辩论来说可能显得抽象，但时殷弘相信这是核心。他说，美国对外政策基于一种普遍主义原则，即对美国和西方最好的必

定对每个人都最好。

“19世纪的法兰西帝国、英国人和美国人怀抱这种观念，认为对他们最好的必定对别人也最好。毛泽东反对这种普遍主义。

“甚至在中国，在毛泽东以前，主流哲学也是普遍主义——儒家普遍主义。然而，这种儒家思想怎么能应用于现在埃及或阿根廷的不同文化的人民？那将是胡说。”

在其农村生活之后，时殷弘前往南京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接着开始讲授生涯，从南京大学到北京，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据有他那显著的职位。在此途中，他做过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位于科隆的东欧和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访问学者，还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过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

时殷弘说，中国现在需要在其东亚外交努力中更有效地与美国竞争，而奥巴马政府已将东亚当作优先。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我们过去两三年的外交表现。我们没有尽最大努力。”他说。

他相信，中国需要利用与其近邻的天然较近纽带之利。“如果你看地理情势，它们是我们的紧邻，而非美国的。如果去河内，如果去东京，对我们来说买一张飞机票的花费要比对美国人来说少得多。文化上，我认为我们有利，因为我们比美国更理解我们的邻邦。”

时殷弘担心某些出自美国的反华浮言，特别在当前的总统竞选期间。他认为这基于随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因其经济弱势而增长着的不安全感。“美国糟糕的经济金融形势造就了这种对华坏脾气。这不是我们的错。他们对我们怀抱一种扭曲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们的错。”

“我们处于这么一种情势：中国与美国实际上彼此惯坏对方。我们出借太多的钱，美国政府和人民用了这钱来享有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并非直接的自觉选择。它们是结构性事实。”

时殷弘说，当中国崛起为一个更强的经济政治强国时，那不会标志重返冷战，因为现代中国是个与前苏联大为不同的国家。“我认为差别巨大。苏联人侵略性大得多，中国则温和得多。有时中国如此柔软，以致中国人民往

往责怪中国政府太软。”

他说，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不同，依然喜好不干涉主义对外政策，虽然它或许在改而采取一种比较讲求实际的态势。“你可以说中国偏好不干涉主义而非干涉主义原则。我认为自中国1999年采取强硬态势反对在科索沃干涉以来，这立场已经略有变化。这明显可见于近来在利比亚问题上，当时中国未使用其否决权。”

时殷弘承认中国有必要变得更是一个全球公民，但世界自身也须认识到中国有它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中国是世界头号排放大国。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应当为此承担的那类国际责任不应由外部强加。它需要由中国自己在与国际社会协商后决定。

“每个政府在关怀外国人民之前，必须首先关怀它自己的人民，然而中国正在愈益明白自己的国际责任。”

目 录

前言：“地平线上的多极世界”	1
----------------------	---

中国对外政策的现今和未来

第1章 全球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透视.....	3
第2章 中国对外政策前景与直接相关的大国关系问题.....	13
第3章 论“新型大国关系”：一种战略性辨析和设想.....	19
第4章 关于东亚区域合作：基本的瓶颈问题、 中国的新近困难和应有的调试方向.....	26
第5章 南海争议与中国战略.....	37
第6章 中国在对日关系中需要调整思维方式和战略.....	43
第7章 美国在东北亚：权势阵地的随机巩固.....	48
第8章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一种中国人观点.....	52

中国对外政策的晚近和教益

第9章 中国周边行为中曾有的“胜利主义”：动能和决策复杂性.....	65
第10章 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	71
第11章 中国关于动荡的阿拉伯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过去和未来.....	86
第12章 论人道主义干涉与其严格限制：兼武装干涉利比亚批判.....	91
第13章 意志力的经久较量：若干历史范例透视.....	110

中国史上的政治/战略传统与其当代蕴意

第14章	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	129
第15章	文明帝国主义的中国版本：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及其他.....	165
第16章	帝国的病变、中兴和衰毁：《汉书》政治/战略解读	170
第17章	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	188

世界史上的政治/战略教益及其他问题

第18章	帝国的冲动、惯性和极限： 基于希罗多德波斯史撰的帝国战争考察.....	205
第19章	克劳塞维茨的基本分析、思想灵魂和“战略精髓”.....	225
第20章	现实主义政治伦理与特殊主义世界观： 西方经典思想和当代中国理念.....	238
第21章	“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	246

中国对外政策的现今和未来



第1章 全球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透视*

就当今乃至庶可预测的未来而言，全球政治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是世界各处的各类人们谈论得非常热烈又备感困惑的一个庞大的话题。在此要做的又一次议论——人们已有的无数议论旁边的又一次——既不免有所重复，也试图包含新意；而要包含新意，就必须争取做还算广泛和深入的透视，即虽非真正统一地概览整个全球政治，仍至少洞窥式地透视多个重大方面或重大问题，希冀能够由此产生某些值得注意的“片论”。

这里说的重大方面或重大问题，连同预先最概括地展示的“片论”，有以下六项：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状况持续低迷，然而不定；较之先前多年，各大国更为显著内向，集中于国内关切，外交更因内政而重要；重大的战略/军事关切近乎骤然突出，而外交除美国的以外大致“呆滞”；全球和区域层次上，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多边合作前景相对暗淡或渺茫；中等强国的前途和对外方向不定，但大致都更为张扬；世界就世界政治的几个根本问题困惑莫名，“普遍主义”的观察和解释愈益失去可信性。

一

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低迷：这一点早就是老生常谈。特别是就欧洲和日本而言，在庶可预料的未来大致照旧低迷多半已成定势，不会有实质性

* 最初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随后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14期全文转载。这里只作了极少量改动。

的大改观。欧洲自2008年秋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来已遭受两轮重大打击，可谓每况愈下，其中后一轮还远未过去。欧洲目前的主题就是欧盟作为一个集体在苦苦挣扎，已有的挣扎成果不足以使任何人有把握地预言欧洲行将幡然振兴、欧盟行将再展壮景。日本仍然殆无希望地陷于超经久的经济衰退之中，衰退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明治维新往后曾有的任何一次；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已经大幅衰降，GDP总量被中国超过只是其中最显著、最有全局意义的象征。当然，在此要做个必要的保留：“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即货币贬值和量化宽松、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恢复产业民间投资。日本经济在衰退20年后最近几个季度骤然上升。然而，能否持续而非相当短暂？能否克服非常严重的种种结构性大问题？

然而，如果说到美国，那就远不能肯定2008年秋以来危机继而持续低迷的现状定将长时间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很难认识和预言：美国早就开始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但复苏一连数年持续地乏力；然而另一方面，美国产业已有可能重新振兴的较显著的初步迹象，同时包含雄厚的经济大增潜能的历史性重大技术创新几乎猛然露脸——在几年前极少人谈论的页岩能源而不是在无数人曾经预言的信息技术和绿色能源方面。何况，美国是巨型超级强国，掌握着直接间接的大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多类国际政治权势手段，且从来不很犹豫为自身经济使用甚而滥用它们。不仅如此，范围异常广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已经启动，范围同样异常广泛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号召已由美国喊出，并且得到欧洲舆论的最初步呼应；假如这两者实现，其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一定巨大和富含历史性。因此，美国经济前途不定，目前人们在较多场合模糊地预料的是上扬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前途却将大致照旧，即相当糟糕的金融状况积重难返，“超级债台”将经久高筑，“超宽松”货币政策将经久滥觞，这已经在严重地负面影响美国的近乎全局，包括美国的军事/战略力量趋势。

第二个前途不定的是从某种重大角度来看的中国经济，虽然中国经济长期蓬勃增长和强劲腾飞，而且它的某些有利条件和巨大优势仍将长久持续。中国经济前景究竟会是新近以来大部分时候的似乎顽固的缓慢下滑，还是大

致依然持续增长即“稳中有进”？中国能否足够地开发内需，特别是消费性需求而非投资性需求？能否在传统机遇已决然缩小的同时足够地开发和利用“倒逼机遇”？当前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增长率顽固缓降，产能过剩愈益严重；地方债务风险颇大，全国信用规模膨胀，货币供应日多；国家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同时社会福利支出要求增大；房地产调控频频出手，但久久殆无大效；生态环保问题依然非常严重，而且愈益“政治化”，愈益关乎国内基本稳定。中国几乎骤然遇上多项经济两难同时来临的很不习惯、难以对付的局面。作为真正治本之策的深入和广泛的改革似乎困难重重，作为治标之策的一些局部或表层的改革依然零碎而远非足够整合。

另外，还有一类刚出现了约两年的广泛现象增大了“前途不定”一语的适用性，那就是除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大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历经多年显著增长后，近来经济骤然大幅走低，而在世界经济中颇为突出的半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由于它们差不多适才如此，因而既不能预料它们今后数年必定仍将如此，也不能贸然做相反的预言；换言之，只能说前途不定。

对研究和实践国际政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上述经济基本动态已经和仍将分别在各国内部动员起什么样的国内力量去影响或左右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就美国、中国、日本、欧盟主要国家而言，经济状况的这类国内政治效应和对外政策动能效应已经昭然可见，但预见起来仍将不同程度地颇不确定，而且天然地异常复杂和能动。无论如何，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构成基本经济状况之政治含义的很大一部分。就此，还必须做个重要补充：俄罗斯的愈益显赫的“能源权势”将有何政治含义？俄罗斯是个非常独特的大强国，因为它作为强国的国力除了超级辽阔的疆域外，仅有两项根本支柱，即美国以外首屈一指的战略核力量和非常巨大的能源产出。后一资产的意义将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考虑到近来俄罗斯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达成了铺设超远程巨型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后者几年内将变得在约40%的能源需求方面依赖俄罗斯供给。此类事态的可想而知的结果是更大的巨额钱财得益和地缘战略威势，还有俄罗斯一般不乏的心理独立性和“牛气”。

二

较之先前多年，各大国更为显著内向，集中于国内关切，外交更因内政而重要：此乃近年国内外的国际政治观察家们的老生常谈。但是，老生常谈往往不免正确，有时可以比新鲜话正确得多。这里要说的是为何如此，而为何如此的问题是老生常谈者多半不去系统地思考的。

首先，就绝大多数大国而言，世界经济之艰难导致或加剧了它们本国国内经济之艰难，由此产生的一大效应自然是国家政治议题和政策显著内向，或曰在格外大甚或压倒性的程度上集中于国内关切，外交多半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争取帮助渡过经济难关的工具。其次，各大国大致无不面对尽管内涵不同、但都甚为艰难和紧迫的发展模式转型必需，这无疑加剧了更加内向或通常情况下内政独占国务鳌头的情势。第三，甚而较之前两者更深刻和远为经久的是，在各种各样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变迁的驱动下，各国的国内体制和机制更加大众政治化，无论它们是不是普选制民主国家。因而，各国政府必然以更多的精力和政策努力去迎应或应付国内大众及其各分支群体，无论是在经济艰难还是在经济顺遂时期。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更加大众政治化，因而一般来说国家决策速度相对放慢，决策过程相对曲折，政治共识相对难得，就此而言在技术效率猛进的同时国家的政治效率低落，政治领导的“战略风貌”减退。同样在上述大背景下，外交往往以一种方式被更加“内政化”，即与处理国内经济 / 社会难题相比，被当作较易产生“短平快”显眼成果的权宜领域，以图得其国内政治效应和舆论效应。有时，对外态势方面的民族主义成为诸如安倍之类政治领导暂时减抑国内困难的一条捷径。

三

晚近数年，世界政治中相当急剧地凸显出一类事态，即重大的战略关切和军事关切显著昭彰，这与广泛流行了许多年的乐观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相悖。与之相联，各大国的外交除美国的以外，大致“呆滞”，亦

即大致只有奥巴马执政的美国在外交（主要是其亚太外交）方面非常活跃，干劲十足，且格外灵巧，因而得分连连，包括长期、中期和短期的。

尤其从中国人的视野看，重大的战略军事关切所以突出，首先是因为奥巴马美国大张旗鼓和近乎不余遗力、不失机会地发动和推进朝向亚太的战略“再平衡”，其战略军事举措以及相关的外交举措可谓决心大、势头猛、花样多、落实细。不仅如此，鉴于美国公众的美军伤亡容忍度愈见走低和美国财政的可供资源愈益拮据，华盛顿在此严厉制约下保持军事霸权（或曰近乎压倒性的军事权势投射能力优势）的必需显著提升了它对“军事革命”的依赖和注重，这部分地反映在例如“海空一体战”、“太空战”和“网络空间战”之类理念和规划的凸显。美国是战争方式的火车头，少伤亡、少花钱、保霸权则是其当下加速行进的高压驱动力。然而，从美国以及不少其他国家的视野看，重大的战略军事关切突出的首要原因却是中国持续和急剧的、近年更为加速的军力建设，特别是海空战略性投射能力建设。中国人民认为天经地义和实属必须的这件事，即在当经济强国之外一定要当军事强国，包括成为有巨大军事含义的海洋强国，对美国战略、亚太政治和世界权势格局必有深刻的当下震荡和未来中长期影响，因而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和它进一步提升的“军事革命”，对中国旨在成为军事强国的持续和急剧的军力加速建设：这是中美多种矛盾中间最强烈和最深远的。特别是因此，加上它的愈益趋于明晰的地缘战略含义，导致中美之间的中长期战略对立趋于广泛化、深刻化和显著化，中国已经明确地被美国界定为经久的主要军事防范、钳制和挤压对象。与此有关且同样也是使世界上重大的军事战略关切显著昭彰的一个事态，在于近几年来中国与某些邻国之间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趋于激化，甚或已经激化，其中最甚的就是中国与大国之一日本之间烈度空前的关于钓鱼岛的对抗，那有着很显著的军事冲突可能性。顺便说，由此，一种即使不对称和不“经典”的事实上的海军竞赛已可在相当程度上见于中美、中日以及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之间。

此外，参与导致世界上重大的战略军事关切突出的，还有已经搞了数年、而且大概将会越搞越厉害的伊朗问题，它不仅在重大甚或紧要利益上涉

及美欧俄中诸大“权力中心”，而且涉及世界关键大区域之一的几乎所有国家，首先是区域核军事强国以色列和世界能源大供给者沙特阿拉伯及海湾诸国。还有，与中国的紧要利益休戚相关，朝鲜核问题和总的朝鲜问题顽固难解，危机迭出，且有渐次恶化甚至“爆破”的颇大可能性，几乎充满广泛和危险的军事涵义和地缘战略涵义。至今，朝鲜自金正日去世后的最高领导几乎只表现了至少2003年以来最严重的挑衅倾向、顽固态度、恐吓战略、一意孤行和对华恶意，而尚未表现出先前周期显现的“策略灵活性”和谈判余地：这是当前朝鲜问题局势的最大危险，一种军事危险。（5月以来的重要变化：朝鲜基本策略的重要改变，即中止对和平的严重威胁，改行“双边会谈”外交，同时顽固坚持核武发展和中远程导弹发展。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国家性质发生基本转变的愈益加紧的趋势。）还有一个大问题非常复杂，很难清楚地认识和预料，那就是阿拉伯世界持续激烈动荡导致的、仍在扑朔迷离地变动着的中东北非西亚“新战略地图”，它深刻地触及诸多大国的能源神经和战略神经。

四

同样与广泛流行了许多年的乐观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相悖，也与治理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共同问题和跨国问题的被公认的紧迫需要相悖，在当今时期，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多边合作前景相对暗淡或渺茫。就此而言，也许有个不免显赫的象征，即几年前初创时壮观登场、大受欢呼的G20峰会已经魅力大减，甚或魅力全消，因为它大致仅产生了甚少实效的峰会公报，何况这些公报的主要基调大都仅源于美国一国的总统。“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同舟共济”应对世界经济衰退、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防扩散、全球气候变化或所谓“保护责任”即干预或干涉主义。前景较为暗淡的基本原因有三个：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有历时多年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理论思想滥觞和舆论流行，目前世界性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内大